

【数字经济】

数字金融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任保平 刘洁

摘要：数字金融在实践层面通过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推动生产力进步，在理论层面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资料配置、拓展劳动对象范围等方式作用于生产力基本要素，进而助推生产力跃迁。数字金融通过协调发展机制、行业质量提升机制、数实融合机制和动能转换机制，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与发展。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为：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特性，缩小区域群体差异；优化金融服务供给，创新金融产品组合；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创新生态体系，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深化技术创新政策赋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要完善金融数字化转型政策，发挥数据要素价值；要实现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聚焦新兴未来产业；要凸显数字金融绿色特征，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关键词：数字金融；数字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发展；数实融合

作者简介：任保平，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 215000）；刘洁，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苏州 215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3JLB011）

DOI 编码：10.19941/j.cnki.CN31-1957/F.2026.01.00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①。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主导，契合新发展理念，兼具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②。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明确要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加强数字金融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促进生产力现代化转型^③，加快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数字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数字技术的突破创新。数字金融本身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其诞生是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应用催生了数字金融，这不仅体现了数字赋能下金融生产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1页。

②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第1版。

③ 任保平：《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第12—19页。

力质的飞跃，更直接推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数字金融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交汇点在于科技突破，数字金融的技术突破过程，同时也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数字金融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加强数字金融建设，有利于全面部署金融资源，精准支持小微企业、科创企业、先进制造和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助力符合先进生产力质态的产业发展，对加快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内在逻辑

数字金融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靠传统产业革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而新旧产业的发展都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在其著作《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蒸汽机技术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几十年便已成熟，只是技术创新需要等待金融革命的出现，才能进一步演变为工业革命，由此提出“技术与产业之间需要金融这个桥梁”的重要论断^①。工业革命的发生既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金融革命。若没有金融革命，技术创新的背后将缺少金融支持，难以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与升级。数字金融对支撑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其依靠数字技术革命，实现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有机融合，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供给质量，精准匹配金融服务需求，有助于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逻辑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数字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对金融业进行升级改造，强化金融服务的基础功能，直接推动生产力进步；在理论层面，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丰富生产资料类型、拓展劳动对象范围实现生产力的跃迁，进而加快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数字金融通过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推动生产力进步

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并未改变金融行业的本质属性以及金融的基本职能，传统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金融风险依然客观存在。然而，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融行业的核心功能，通过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综合运用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优化金融资源供给，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投资方案，助力企业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金融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服务的原有职能，通过加速资金融通、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增强风险管理等基本职能，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②。

1. 资金融通：扩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融资渠道

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金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具有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活跃创新创业活动等重要功能，在支撑产业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对原有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在提升原有产业生产效率和发展的同时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无论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还是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以满足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需求。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创新活动的推动，而科研活动普遍存在投资周期长、不

^①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5—147页。

^② 潘越、沈坤荣、王擎等：《“建设金融强国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笔谈》，《中国经济问题》2024年第2期，第1—23页。

确定性高等问题，尤其是先导性的科研项目往往面临较大的失败风险。此外，科研活动与市场需求可能存在差异，科技成果转化面临成本与产出不匹配的经济风险。数字技术推动金融创新发展，可以为科创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激发创新创业活动^①，从多方面赋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首先，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精准识别金融需求，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满足产业发展的初始资金需求；同时，数字平台的普及还能将金融服务范围拓展到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次，数字金融的发展极大丰富了金融产品的选择范围，便利了金融产品的交易与购买；同时，数字支付系统的广泛应用，有效减少了交易时间和成本，显著提高了支付效率和金融服务效率。最后，金融资源的集聚可以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聚集，吸引劳动者以及非金融性生产资料的投入，有效提升经济循环速度，破解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金瓶颈，鼓励符合先进生产力质态的产业发展，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拓宽融资渠道。

2. 价格发现：促成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市场交易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基本机制，市场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与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价格机制的畅通，价格透明化更容易促进和激发市场活动，推动市场交易的达成。价格发现是买卖双方既定的时间和地点下就商品交易数量和质量达成价格共识的过程。价格发现机制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能够帮助生产者、投资者以及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价格作出合理决策，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数字金融带来的效率提升在价格机制有效运行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市场的信息聚集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首先，数字金融通过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金融平台，有效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了交易机会；同时，数字支付系统的出现和发展，也为市场交易行为提供了极大便利。其次，数字金融能够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推动市场提供更全面、准确的资产定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的范围不断拓展，高新技术等与数字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行业，更需要结合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特别是数据要素的大量使用，使得现有评估方法难以全面体现资产的真实价值，强化价格发现功能有利于更精准地确定资产价值。最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提高经济整体效益。通过强化价格发现功能，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定价机制，未来针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信息将更加完善。数字金融带来的价格发现功能的强化，有助于活跃市场、促成市场交易，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风险管理：增强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风险保障

风险管理是金融的核心功能之一，其作用在于分散投资风险、降低经营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原材料价格波动、汇率风险、信用风险等。在金融发展进程中，保险、期权、期货等金融工具已成为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这些工具在支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提高行业内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支撑企业开展科研活动，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风

^① 田鸽、黄海、张勋：《数字金融与创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的证据》，《金融研究》2023年第3期，第74—92页；邵雨晴、孙光林：《数字经济能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吗？》，《财经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第34—45页。

险保障。数字金融通过增强风控识别能力、提供风险解决方案等方式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服务。首先,数字金融能够增强风险识别的准确性。随着数据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兴起,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传统的风控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将数字化转型风险纳入风险体系,能够有效评估不同行业面临的潜在风险。其次,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丰富金融产品体系服务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金融的发展推动风控模式创新,通过运用数字技术,结合企业数据和产业数据,设计开发新型风控工具。当前,金融业正积极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推动金融科技与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持续提升风险承受能力。最后,数字金融可以降低风险溢出效应。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快信息处理速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而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行业间的风险传染概率。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传统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传统金融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有效缓解传统金融市场的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①。在数字金融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风控技术和产品不断涌现,帮助企业降低转型风险,进一步增强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风险保障。

(二) 数字金融通过优化生产力基本要素配置助推生产力跃迁

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对生产力基本要素提出了更高标准,也为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唯有在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厘清金融推动生产力三大要素发展的演进逻辑^②,明确数字金融对加速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贡献,才能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数字金融对生产力基本要素的赋能作用。

1. 数字金融助力劳动者素质提升

人才是第一资源,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首要因素,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互渗透,其素质水平直接决定生产要素组合的整体效能。数字金融能够为劳动者素质提升营造良好生态,全方位助力劳动者素质不断提升:一是金融领域从业人员需不断进行知识迭代与能力更新,推动行业整体从业人员素质不断提升;二是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便捷地获取金融知识,实现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的双重提升,进而增强其作为劳动者的综合素养。首先,数字金融平台整合海量金融知识,降低了劳动者获取专业知识的门槛,助力劳动者系统获取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理财能力与财务管理水平,进而增强劳动者的金融知识素养和财务规划能力^③;其次,数字金融丰富了劳动者的理财选择范围,互联网金融服务支持劳动者灵活管理自有资金,开展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投资,进而优化教育投资结构,通过精准的教育投资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最后,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将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岗位^④,劳动者为了适应就业市场的结构变化,会不断学习数字技术,提高自身技术素养,最终实现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

① 梁洪:《数字金融、金融监管与传统金融跨市场风险溢出》,《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8期,第73—96页。

② 张颖、邹国昊、杨楚风:《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维认知与创新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第102—111+243页。

③ 邓辛、彭嘉欣:《基于移动支付的数字金融服务能为非正规就业者带来红利吗?——来自码商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23年第6期,第16—33+70+34—43页。

④ 蔡卫星、韦庆芳、林航宇:《数字金融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效应——来自2000万在线招聘岗位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23年第10期,第28—46页。

2. 数字金融优化劳动资料配置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核心区别在于科技含量的差异，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指标，数字金融通过优化劳动资料的配置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首先，数字金融的发展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持续的技术变革会不断更新劳动资料的形态与功能，更智能、更具科技含量的金融工具将不断涌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过程就是劳动资料不断创新升级的过程。其次，数字金融可以通过资金融通、风险管理等功能加速劳动资料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程。数字金融通过为新技术产业提供风险资本支持，助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缓解高新技术产业的预算约束，为实现革命性技术突破提供重要支撑，不断提升劳动工具的实用性与适配性，创新并推广应用符合数智时代发展要求的劳动资料。最后，数字金融能够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和定制化的综合金融服务，针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差异化需求制定专属服务方案，通过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劳动资料的精准流向，优化劳动资料的整体配置效率，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

3. 数字金融促进劳动对象拓展

更为广阔的劳动对象范围是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使得数据成为关键的劳动对象，区别于传统的物质资产，数据资产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核心优势，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强化对数据的深度分析与价值挖掘，不断发掘新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使得金融服务对象拓展至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数字金融通过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对金融交易中的资金、资产和资源等劳动对象实施更精细化的管理。依托数字技术突破传统金融的服务边界与业务限制，金融机构可以精准捕捉市场动态变化，科学选择并持续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当前，金融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政策组合，不断拓展数字金融的劳动对象范围，不仅关注个人和企业的投资需求，而且积极对接产业投融资需求，推动劳动对象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加快重点产业的布局优化与集群发展，高度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涵。数字金融可以为新兴产业聚集初始资本，不断强化我国的核心产业优势。同时，数字金融创新通过优化产品组合，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量子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产业的创新变革。数字金融的创新变革不断扩大服务对象范围，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拓展市场发展空间，从而有效拓展劳动对象的边界。数字金融在服务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夯实了物质基础。

二、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实现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深度交织，科技创新驱动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核心手段。金融与技术的融合发展模式为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字金融通过自身服务和应用创新，促进协调发展、提升行业质量、推进数实融合、加速动能转换，全方位助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一）数字金融优化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的协调机制

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数字金融兼顾机会平等，通过精准调节资金供给保障落后地

区的发展机会，缩小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加快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推动区域生产力集聚，引导生产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产业体系的变革深化了数字金融对区域内企业的赋能激励，进一步强化了空间集聚效应，有助于释放市场潜力，加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建设，赋能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①。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西部地区信贷约束，助力实现区域共同富裕。金融机构借助数字技术向县域及农村地区延伸金融服务，持续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②。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化平台，发挥数字资本高渗透性优势，数字金融使金融服务覆盖到更为广泛的地区和群体。数字金融能够精准洞察微观用户的投资需求，通过数字技术整合用户需求，简化信贷审批流程，提高信贷可得性和便利性，助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加速劳动力要素集聚，提高城市创业创新活跃度，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续活力。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数据开放以及流动有助于区域一体化联动发展，而区域一体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数据开放与共享程度不断加深，有效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了协调机制效能^③。数字新质生产力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过程，需着力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协调发展。数字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关注到了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通过满足其合理金融需求、赋予发展机会，推动区域一体化联动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数字金融所具有的普惠特性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协调发展，优化数字新质生产力整体布局。

（二）数字金融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的行业质量提升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的本质是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对符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产业和企业，精准匹配其发展需求。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提升了行业质量，更精准地服务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在数字金融提振行业质量的过程中，数字技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收集汇总海量数据、高效分析处理信息、科学管控风险，实现金融服务全天候、无边界和个性化供给。我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优势，通过大数据分析，金融机构可以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聚焦市场长尾客户群体，实现精准营销；人工智能构建的数字化、智能化决策系统，可以避免人为操作偏差，降低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提供科学投资策略；区块链技术用于存储数据，可以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提供更加安全的交易方式，优化传统结算流程。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融合发展，助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推动我国金融行业深刻变革，持续提升行业发展质量，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提供定制化的融资服务，支持科技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提供

① 朱波、曾丽丹：《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财经科学》2024年第8期，第16—31页。

② 王义中、林溪、李振华等：《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第49—68页。

③ 韩清：《数字经济联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价值目标与规制路径》，《阅江学刊》2023年第6期，第96—109+171—172页。

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和保险服务，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供坚实保障。当前，金融领域变革迅速、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导致金融风控难度不断加大。新型数字技术在催生新型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对金融风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亟须探索和发挥数字金融的行业质量提升机制效能，以提升自身质效为基础，坚守金融服务业本职定位，助力完善国家金融体系建设^①。

（三）数字金融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数实融合机制

数字金融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关键领域和主攻方向，有利于推动生产力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无论是传统金融还是数字金融，均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当前，实体经济与数字金融深度交织，数字金融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实体经济的需求不断推动数字金融创新，倒逼金融产品和服务迭代升级。实体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在实体经济中的配置效率、增强实体经济产业竞争力，是促进数实融合的关键举措。发展数字金融，可通过数字平台对金融资源进行整合共享，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付效率，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部门的广泛渗透和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融资可得性和便捷性，帮助实体经济部门缓解预算约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②。数字金融持续丰富保险业务场景，可有效对冲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和转型风险，充分调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积极性。政府在数字金融发展中主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过度逐利，引导社会资本从虚拟经济流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夯实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此外，金融科技研发会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借助数实融合机制，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在数实深度融合中的基础性地位与重要作用^③。数字金融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突破时空限制、降低服务门槛，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可得性，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能够为加快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构筑坚实行业载体，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导向，完全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四）数字金融聚焦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渠道的动能转换机制

培育壮大新动能，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新旧动能的转换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因素。金融科技发展迅猛，对技术和人才的依赖性持续提升，数字金融人才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竞争力，数字金融的发展要求持续推进人力资本积累以适配时代发展需求。同时，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突出赋能作用。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能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促进创新研发、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① 陆岷峰：《新质生产力与金融强国：新时代金融业发展战略重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第3—12页。

② 汪亚楠、叶欣、许林：《数字金融能提振实体经济吗？》，《财经科学》2020年第3期，第1—13页。

③ 周雷、张鑫、董珂：《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第60—72页。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①，并通过溢出效应，将这种正向影响不断扩散至其他地区，增进区域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此外，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分散经营风险，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风险，助力高新技术产业成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②。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国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新质生产力是突出创新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质态^③，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最终要依靠科技创新。数字金融能够为前沿科技创新提供风险资本，通过加大对科创型企业的支持力度，重点培育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产业，加速科技与金融的有机融合，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面促进高质量发展^④，以创新驱动生产力实现跃迁，加速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精准聚焦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着力点，为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提供核心动能。

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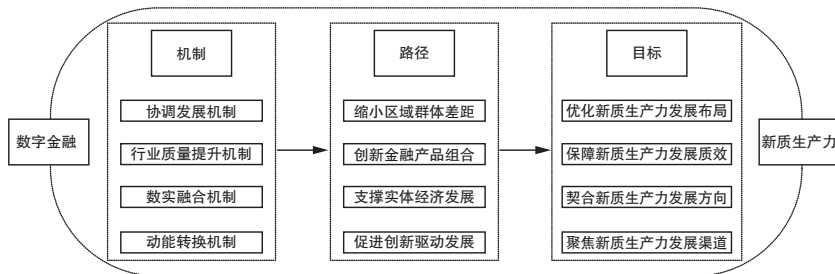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三、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明确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逻辑和机制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赋能作用，需聚焦以下四个方向：一是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特性，缩小区域群体差距；二是优化金融服务供给，创新金融产品组合；三是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四是培育创新生态体系，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一）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特性，缩小区域群体差距

数字金融的普惠价值，在于通过大数据分析 with 数字平台连接，突破金融服务时空限制，让金融服务惠及全体人民。对规模越小、位置越偏远的小微企业群体而言，其普惠价值越突出^⑤。首先，搭建金融服务平台，释放平台聚合优势。应借助智能化平台整合普惠金融

① 贾俊生、刘玉婷：《数字金融、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财贸研究》2021年第2期，第65—76+110页。

② 林攀、余斌、刘杨洋等：《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经济地理》2021年第11期，第19—27页。

③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13页。

④ 滕磊、马德功：《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统计研究》2020年第11期，第80—92页。

⑤ 唐松、伍旭川、祝佳：《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第52—66+9页。

资源,精准对接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完善线上服务功能,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与可得性。普惠金融建设需因地制宜,应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模式,在整合平台资源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探索特色化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其次,拓展普惠金融覆盖面,提升服务可及性。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扶持,需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动态掌握中小企业、科创型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全过程对接市场主体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金融诉求。最后,强化政策引导效能,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应提高决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保证金融政策高效运行,引导资金流向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普惠主体,重点关注新兴企业和弱势群体,稳步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需注重协调区域与群体间差异,锚定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实现长期战略与短期目标的有机结合,多层次、多主体开展政策规划,促进政府与金融部门的联动,以政策合力保障新质产业发展,优化数字新质生产力布局。

(二) 优化金融服务供给,创新金融产品组合

数字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实现金融、科技与产业间的良性循环,深化数字化转型,推动金融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和便捷化升级。首先,加快金融领域科技攻坚突破。应不断加强数字底层技术研发与金融领域应用,创新数字金融发展模式,拓展金融服务对象,延伸金融服务半径,培育金融发展新业态,扩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面和受益面。金融科技创新是人才与资金的协同作用过程,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强化金融管理部门引导职能。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完善数字金融顶层设计,积极制定金融业数字化战略规划,健全数字金融发展治理体系,密集出台推广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业态创新发展的政策。当前,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走在行业前列,为高质量金融服务供给提供保障;中小金融机构应加速数字化转型探索,积极为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贡献金融力量。最后,加快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迭代,满足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需求。在科技和人才资源密集地区设立研发中心,专注提升金融产品供给质量,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可根据行业特点提供差异化信贷服务,助力契合先进生产力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①。金融与科技的充分融合,实现了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提升行业质量保障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三) 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与数据的正外部性优势,不仅能优化金融服务供给,还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的生产管理产生积极影响。宏观层面,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了金融服务的基本职能,助力满足实体经济在资金融通、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领域;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可以对冲和降低实体经济运营风险,增强经济发展韧性^②,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微观层面,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③;同时,数字金融还有

① 欧阳日辉、李晓壮:《金融新质生产力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动能-业态-生态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14页。

②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第1557—1580页。

③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第4—11页。

助于缓解居民的信贷约束,改善消费水平^①,助力实体经济的内生发展,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首先,全面升级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字基站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金融服务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支撑,也是数字金融平台建设的基础保障,能确保金融服务高效供给实体企业,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其次,提供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差异化满足市场金融服务需求,精准对接实体企业诉求,强化数字金融在实体企业中的推广应用。当前,数字金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经营管理流程,满足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企业需求。最后,拓宽信贷服务范围,提高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可得性。应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数字金融信贷业务市场下沉,精准满足实体经济信贷服务需求;同时,还应加强风险管控,合理控制信贷规模,降低信用风险,创新发展数字保险业务,为实体经济提供专业化金融工具。数字金融持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完全契合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

(四) 培育创新生态体系,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数字金融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效率,而劳动效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数字金融全面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创新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②,而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创新生态水平,并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弥补传统信贷短板,助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培育创新生态体系,能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首先,强化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在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健全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持续出台促进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政策,为数字金融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支撑。其次,创新数字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数字金融人才需兼具数字科技素养、互联网思维与深厚金融理论基础,需在明确人才培养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人才评价体系和培养体系。通过政府引领,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增加实操机会,强化实操能力,培育复合型金融人才。最后,加强数字金融监管。数字金融发展需突出金融属性、防范金融风险,重点关注数据标准和数据安全。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科技手段在监管过程中的应用,创新金融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对新产品实行“先试点后推广”,探索建立纠偏和暂停机制,确保数字金融行稳致远。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的投入,支持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精准聚焦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

四、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政策取向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① 张驰、王满仓、李翠妮:《信贷约束、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年第12期,第55—65页。

② 孟晓倩、吴传清:《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生态影响研究》,《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9期,第161—171页。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①，“数字金融”首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其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筑牢金融行业发展根基，聚焦金融服务生产力的核心功能，是数字新质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必须在深刻把握数字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动能转换、要素价值、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等问题，突破传统金融局限，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基于此背景，金融行业应主动承担起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等重要任务，实现自身健康发展，推动“金融强国”战略落地见效。

（一）深化技术创新政策赋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需培育壮大新动能。新动能是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金融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深刻推动技术领域变革，助力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动能是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具有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征，离不开风险投资、耐心资本等金融资源的持续支持。应充分发挥金融的赋能作用，不仅要为科创活动提供资金保障，还要帮助对冲创新风险，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同时，还应充分发挥风险资本和耐心资本对科技创新的长期支撑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此外，还应创新金融资助模式，提供基金、科技保险、贷款贴息等多元化资助方式，推动建立科技金融标准评价体系，完善资产评估方法与金融对科技成果的评价机制。最后，还应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推动商业银行提质增效，发挥非金融机构的独特优势，满足科创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二）完善金融数字化转型政策，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需拓展培育新要素。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凭借其规模优势和边际成本递减特征，极大拓展了劳动对象范围、提高了劳动对象质量，促进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变。数据要素是发挥数据价值的物质前提，数字化转型是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需注重发挥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最大程度地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应加速新型生产要素的培育和应用，加强要素市场建设，最大程度地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发挥数字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数据优势^②，变革传统生产方式，加快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要素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三阶段价值实现过程，丰富数据资产储备，为数字金融发展奠定要素基础，借助数字技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要素的丰富有助于拓展劳动对象范围，加快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应注重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数据资产价值的发挥与应用场景紧密相关，在多元交叉的应用场景下，数字金融更应注重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突破生产可能性边界，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据要素价值日益凸显，其已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对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金融数字化转型需依托数据要素平台建设，盘活数据资源，增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数字金融赋能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

^①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日，第1版。

^② 黄浩：《数字金融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挑战——来自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家》2018年第4期，第80—85页。

（三）实现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聚焦新兴未来产业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需培育壮大新产业。技术密集新产业是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体现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建立在科技革命性突破基础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金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①。金融体制改革需强化顶层设计，充分考虑系统性影响，采取前瞻性举措，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置于优先位置。金融改革应重点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明确金融机构定位、优化治理体系，建立服务产业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优质金融服务供给能力，突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应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需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推动宏观调控体系更加科学。此外，还应加大数字金融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倾斜力度，发挥数字金融的基础职能，引导资金流向和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未来产业布局。

（四）凸显数字金融绿色特征，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需培育催生新模式。新模式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目标。绿色金融引导低碳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模式“智转数改”，引导生产方式向低耗能转型，提升绿色发展水平^②，让绿色贯穿生产全过程。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③。应发挥风险投资、耐心资本的支撑作用，加大金融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推进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协同共进，助力培育和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需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持力度。应完善工业绿色发展指导目录和项目库，大力支持绿色技术创新。需加强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对接，引导企业有序开展绿色转型和技术改造。政府需推动金融监管部门强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环境信息披露法规监督体系建设，加大低利率优惠贷款供给，加速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应健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加强绿色金融约束机制，通过财政税收优惠、金融机构绿色业绩考核等举措，提升绿色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绿色金融发展要借助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协同发力，既要保障社会资本获得合理回报以激励其参与绿色投资，又要通过绿色金融市场与财政资金协同配合，保障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五、结束语

综上，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的核心产物，是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关键赋能力量与重要支撑载体。本研究系统阐释了数字金融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实现机制，明确了路径选择与政策取向，厘清了数字金融通过强化资金融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核心功能，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资料配置、拓展劳动对象范围等生产力要素，依托协调发展、行业质量提升、数实融合、动能转换四大机制，辅以普惠赋能缩差、服务供给优化、数实联动转型、创新生态培育等路径及配套政策，为数字新质生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 何德旭、程贵：《绿色金融》，《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第10—17页。

③ 喻思南：《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19版。

产力发展注入金融活力的完整逻辑链条。

数字金融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是贯彻落实“金融强国”战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其核心价值在于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据要素为纽带，破解传统金融服务瓶颈，推动金融、科技与产业深度协同，激活实体经济创新活力，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金融根基。

展望未来，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需持续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创新，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把握好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的辩证关系，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强化科技、金融与产业的协同联动。唯有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发展生态、优化政策供给、筑牢风险防线，才能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赋能效能，助力数字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为建设金融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Finan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REN Baoping, LIU Jie

Abstract: At the practical level, digital finance drives the advanc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by strengthening the functions of financial service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acts 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mea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aborer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objects of labor, and thus promotes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finance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rough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dustry quality improvement mechanism, digital-physic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mechanism. The specific path is to leverage the inclus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finance to narrow regional and group differences; optimiz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create new product combinations;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cultivate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promot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Digital finance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ed to deep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empowerment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drive forces; improve polic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e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data elements;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to focus on the emerging and future industries and highlight the green character of digital finance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digital finance; digital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digital-physic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李 玲)